

● 世界现代超级童话系列 ●

海底恐怖城

(美) 克莱夫·库斯勒 著
陆 君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海底恐怖城

原著 [美] 克莱夫·库斯勒
翻译 陆 君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晓琮

封面设计：李士英

插图：李燕平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出 版
发 行
印 刷
经 销
开 本
字 数
印 张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海底恐怖城

〔美〕 克莱夫·库斯勒

陆 君

中国 国际 广 播 出 版 社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广 内 印 刷 厂
新 华 书 店

787×1092 1/32

178千字

8.25

1990年8月北京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10100册

ISBN 7-80035-480-6/G · 167

3.10元

目 录

1.核潜艇失踪.....	(1)
2.皮特少校的奇遇.....	(7)
3.杜普利艇长的自述.....	(21)
4.女杀手.....	(25)
5.夏威夷漩涡.....	(41)
6.山谷遇险.....	(50)
7.绿色尸体.....	(63)
8.奇异的探测船.....	(80)
9.太平洋的“百慕大三角”.....	(90)
10.水下幽灵.....	(107)
11.垂死的人证.....	(121)
12.怪雾.....	(135)
13.金目巨人.....	(144)
14.孤注一掷.....	(158)
15.敢死队出击.....	(172)
16.海下洞穴.....	(185)
17.死神的阴影.....	(204)
18.真相大白.....	(213)
19.海魔的末日.....	(231)
20.外星人的遗迹？.....	(250)

1. 核潜艇失踪

世界上的大洋都曾为人和航船鸣起过丧钟，而太平洋则是其中之冠。太平洋浩瀚广袤，它胃口贪婪，常常以最独特、最令人莫测的方式将船只和船员吞噬入腹。“邦迪”号曾在皮特凯恩岛付之一炬，已知的唯一一条被鲸鱼撞沉的海船“埃塞克斯”号就躺在太平洋的万顷碧波之下，它的故事成了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笔下的《莫比·迪克》的生活素材；“羽丸”的遭遇更为奇特：一个海底火山正好在它的船体之下喷发，将它炸得粉身碎骨。尽管如此，这个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大洋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片平静而有条理的海域，就连“太平洋”这一名称，也显现出和平、性情温和。但人们仍不能对它掉以轻心。因为骤然变脸，以令人莫测的方式致人于死地的正是这种不动声色、狡猾奸诈的敌人。

这种可怕灾难的阴影不可能对海军中校菲利克斯·杜普利毫无影响。夜幕降临之际，杜普利中校爬上“斯塔巴克”号核潜艇的驾驶室。他朝值更的军官点点头，然后倚在栏杆上。傍晚的空气沁人肺腑，带着咸味的海风拂面而过，令人陶醉。他带着一种职业的满足感舒服自在地凝视着球茎状的艇首劈开不断涌来的波浪。

大多数人都对大海怀有敬佩和畏惧的心情。可杜普利不是那种人。他对大海的情感就如同无神论者对待宗教那样。他能承受狂风巨浪的暴怒也可享受风平浪静时安宁，但

他从不让自己屈从于它的摆布。在他20年的海上生涯中，有14年是在潜艇上渡过的，他非常渴望获得承认。杜普利现在是世界上最新式最现代化的潜艇的艇长，但这还不够，他渴望的比这更多。

“斯塔巴克”号潜艇刚刚从旧金山造船厂的生产线驶入大海。这艘潜艇从龙骨开始就完全不同于以前修造的任何潜艇。潜艇压力舱内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系统都是用计算机设计的。这是新一代水下船只中的第一艘样船，一个能在2,000英尺深的水下以每小时125海里的速度巡航的水下城堡的雏型。“斯塔巴克”号就像一匹初登赛场的良种马，不耐烦地刨着地，急待一显身手。但是这次不能有观众。水下作战部命令“斯塔巴克”号单独来到太平洋的一个偏僻海域，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试航。

杜普利以他一丝不苟和细致入微的声誉赢得了这次处女航的指挥权。他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同学把他称作“数据库”：为他输入事实，然后就可以退到一旁，等着符合逻辑的答案从他口中吐出。杜普利的能力在潜艇界名声很响，但是事关到海军内的晋升，能力只是次要的。人品、影响力以及搞好公共关系的天生能力都是造就一名将军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几样杜普利一样也没有，最近他已被从晋阶名单中除名。

蜂鸣器响了，值更的军官——一个满头乌发的海军上尉——拿起驾驶室的电话。尽管对方看不见他，他还点了两下头才把听筒挂上。

“是控制中心，”他简短地说，“回声测深仪的记录表明，在这五英里之间海床上升了1,500英尺。”

杜普利若有所思地慢慢转过身。“大概是一条水下小山

脉。我们艇身之下还有一英里深的海水呢。”他咧嘴一笑，又加了一句，“不必担心搁浅！”

那个海军上尉也笑了。“还没到获得沉船保险金的时候呢。”

笑意使杜普利眼角泛起鱼尾纹，他又慢慢转向大海。他举起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远方的地平线。这种举止已成杜普利的习惯动作，多年来他总是以长时间地观察洋面，搜寻其它船只的姿势来摆脱彻底的孤独感。“斯塔巴克”号上先进的雷达可以远远先于观测兵观察到远方的物体。杜普利对此很清楚，但是仔细观察大海的过程可以使人的心灵净化。

他终于出了一口长气，放下望远镜。“我下去吃晚饭。21:00下潜。”

杜普利敏捷地爬下三层的指挥塔，来到控制中心。副艇长和导航员正俯在图形显示台上研究那条深度曲线。副艇长抬起头来注视着杜普利。

“先生，这儿的数据似乎有点怪。”

“还不像留待明天的不解之谜。”杜普利和蔼地答道。

他走到两人中间，低头注视着一张线条清晰的图纸，照明光源透过显示台的磨砂玻璃投射出柔和的光线。图表上交叉着一道道黑色短线，周围有随手写上的注释和数学公式。

“怎么了？”杜普利问道。

导航员慢慢地说道：“海底上升的速度快得令人吃惊。假如这一速度不逐渐减弱，再前进25英里，我们就会撞着本来不存在的岛屿。”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里，先生，”导航员用铅笔敲着图表上的一个

点。“瓦胡岛卡胡库角以北670英里处。”

杜普利转向一个控制台，打开话筒。“雷达室，我是艇长。发现什么没有？”

“没有，先生，”一个声音透过扬声器机械地回答，“视野内无任何目标……等一等……更正，艇长。水平线正前方23英里处有模糊不清的影像。”

“是物体吗？”

“不是，先生。更像是低云层，或许是烟雾。无法完全分辨清楚。”

“好吧，一旦弄清其面目即刻报告。”杜普利挂上话筒，转向图形显示台周围的人们，“好啦，先生们，对此你们怎么看？”

副艇长摇了摇头。“有烟雾就有火。有火就准会有什么东西在燃烧。海面浮油，有这可能吧？”

“从哪儿出来的海面浮油呢？”杜普利不耐烦地问道，“我们离北航道远得很。从旧金山经火奴鲁鲁到亚洲的航道还在南方400英里之外。这里是太平洋中人迹最为罕见的区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海军才选中它作为‘斯塔巴克’号的试航区域。在这里试航不会被别人看见。”他摇着头，“不像是浮油在燃烧。要说是太平洋底有个新火山在喷发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猜测而已。”

导航员将雷达发现的目标用大头针别在图表上，然后又画了一个圈。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海面上或靠近海面的低雾，极不可能。大气条件绝不会出现这种气候现象。”

扬声器又响了。“艇长，我是雷达室。”

“我是艇长，”杜普利回答。

“我已将目标辨清，先生。”那声音好像迟疑了一下，

然后才接着说了下去，“是雾，一片浓雾，直径大约3英里。”

“你能肯定吗？”

“可以用我的军阶作保证。”

杜普利轻触了一下话筒上的开关与指挥塔通话。“上尉，雷达前方发现目标。一旦前方观测到目标即刻向我报告。”他关上开关转向副艇长，“水深多少？”

“海床仍在迅速升高。2800英尺，呈上升趋势。”

导航员从后裤兜掏出一块棉布手帕擦了擦脖颈。“真把我难住了。这种幅度的海床升高据我所知只有秘鲁—智利海沟与它近似。底部距海面25,000英尺，然后以水平1英里上升1英里的速度升高。到目前为止，这条海沟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水下坡地。”

“对，”副艇长咕哝一声，“海洋地质学家碰到这么个小发现要不大肆庆贺才怪呢。”

“或许我们找到了消失的大陆。”

“可别提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就需要这个，又一个可以提供外援的大陆。”

“1850英尺，”毫无感情色彩的低沉声音从回声探测仪传来。

“我的上帝！”导航员紧张地喘了一口气。“不到半英里就上升了1000英尺。简直不可能。”

杜普利走到控制室的左侧，把脸凑到离回声探测仪几英寸远的地方。数字显示表明，海底就像一条长长的黑色曲线陡然升向刻度上那个红色危险标记。杜普利把一只手放在声纳兵的肩膀上。

“有没有出现误差的可能？”

“没有，先生。单独的备用系统的读数与此相同。”

杜普利注视着上升的深度线。过了片刻，他退回到图形显示台旁，看着铅笔标出的潜艇位置，考虑着上升的海底。

“这里是指挥塔，”传来一个机器人般的声音，“看到了。”声音迟疑了一下，“假如让我说的话，我们遇到的是一片略微逊色的新英格兰大雾。”

杜普利咔嗒一声打开开关。“明白了。”他继续注视着海图，脸上的表情令人莫测，眼中流露出一种若有所思的目光。

“我们给珍珠港发个信号吗，先生？”导航员问道，“他们可以派一架侦察机来进行调查。”

杜普利没有马上回答。他一只手敲着桌子边，另一只手垂在身侧。他很少做出草率的决定，每一步都是按照规范做的。

“斯塔巴克”号上的人员当中有很多人过去曾在杜普利手下干过。尽管确切地讲，他们对杜普利不是盲目地服从，但他们尊重他的能力和判断。他们信任他这个人，他们确信他不会犯下大错而危及他们的生命。在其它情况下他们可能对了，杜普利本人也会第一个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一次事实将证明他们全都错了。

“让我们把它查清楚，”杜普利静静地说。

副艇长和导航员交换着猜疑的目光。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为“斯塔巴克”号试航，不是去追逐那种幽灵般的迷雾。但是尽管他们个人心中存有疑虑，他们还是耸了耸肩，下达了必要的指令。

无人知道为什么杜普利中校会突然一反常态不按命令行事。大概未知物的诱惑力过于强烈了，也许那种自己作为发

现者的形象从他脑海里匆匆闪过，觉得自己正在向那总是求之不得的光辉时刻驶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现在都已经无从知道了。“斯塔巴克”号核潜艇恰似一条嗅到猎物的强烈气味的猎犬，骤然改变航向，冲入波涛汹涌的大洋深处。

“斯塔巴克”号预计应第二周的星期一返回珍珠港。由于该艇没有按时返港，大规模的搜寻工作开始了。发出了大量的无线电信号，没有得到回音，极为彻底的空中和海上搜寻工作也没有发现一丝油迹和船只失事的痕迹，海军当局不得不承认，他们损失了最新式的潜艇和160名艇上人员。官方宣布了这个令全国震惊的消息：“斯塔巴克”号在烟波浩渺、广袤无边的太平洋某处失踪。“斯塔巴克”号就这样活生生地失踪了，整个事件被笼罩在一片沉寂无声、线索全无的迷雾之中：时间、地点和原因全然不明。

2. 皮特少校的奇遇

夏威夷的海滩游人众多，但是人们仍然能找到一些僻静的去处。卡埃纳角就是这样一个人迹稀少的地方。它的形状就像拳击手击向夸爱海峡的一记左直拳。人们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尽情领略这优美空旷的海滩风光。然而这仅仅是一种骗人的幻觉。汹涌的湍流时常冲击着这一带的海岸。只有那些最为小心的游泳者才能在这片极为凶险的海域安然无恙。年复一年，就好像某个病态的日程表预先做出安排，每年总会有一个游泳者被这种海滩上的安宁和海浪的平缓所迷惑，投身大海之中，片刻之间就会被冲离海岸，听到他那惊恐万状的呼救声的只会是一只对此毫无兴趣的信天翁。

这一天，海滩上来了一个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男子。此人身高6英尺3英寸，身上穿着一条窄小的白色游泳裤，直挺挺地躺在一块海滩竹席上。他那胸毛浓郁、粗壮结实的胸膛随着每次呼吸轻微地起伏着。汗水从胸膛上滚落，留下一道道好像蜗牛爬过的痕迹并且打湿了散布在竹席边缘的透明海沙。他那一头粗密的黑发垂了下来，遮住了半个前额。他的面孔刚毅但又富于友善的表情，只要主人情绪好（这是常有的事），这张脸上的每一条皱纹和每一块肌肉都会露出笑意。

德克·皮特一阵蠕动，从小睡中醒来。他用胳膊肘支起身躯，那双炯炯有神的深绿色眼睛凝视着大海。对于那些随随便便的阳光和海滩的崇拜者来说，海滩只是一个天然的运动场，一个游泳、日光浴并且观赏别人那近乎于裸体的身形的场所。但是对于皮特来说，海滩则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运动的机体，它在劲风和海浪的冲击下不断地变换体形和性情。他在观察着海浪的运动。长长的海浪从数千英里之外的风暴生成区滚滚涌来，随着其波谷触到浅海滩底，浪涛不断升高加速。涌浪在变成碎浪的过程中，先是越涨越高（据皮特估计，从波谷到波峰足有8英尺），然后才倾覆破碎，在震耳欲聋的雷鸣声中撞击成泡沫和水花，紧接着它们在潮痕处减弱成小漩涡，静静地沉入粗糙的海沙之中。它们漫长的旅程就这样结束了。

突然，皮特的目光被离海岸线大约300英尺处的一个色点吸引住了。它忽地一闪，随即消失在一个波峰之后。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紧盯着那个色点最后闪现的地方。下一个涌浪过后，它又开始在阳光下熠熠发光。距离太远，无法分辨其形状，但可以看出它是一个色彩明亮的黄色荧光点。



皮特觉得，聪明之举就是躺在这里，让海浪将这个不明物体送到他面前，然而这个方法看来行不通。30分钟过去了，那个物体仍然在海岸外的湍流中飘浮。皮特终于像猫瞧见老鼠掠过流沙区域那样将合理的判断甩到脑后，一翻身爬了起来，慢慢地走进海浪之中。当海水形成漩涡并且没过他的膝盖时，他身乎一弓潜入一个迫近的碎浪之下，他的时间掌握得非常准确，因此他仅仅感觉到浪头撞击在他那踢水的脚上。海水如同旅馆中的洗澡水一样温暖，根据他的感觉，大约在华氏75°至78°。他的头一露出水面，他就开始采用蛙式轻松自如地游过飞旋的泡沫，让海流的力量将他送入深水之中。他没有必要抬起头来观察下一个涌来的碎浪，海风吹散了他前面几码的波峰的水花，水点像暴雨一样拍击着他的后背。在这里他可以喘上一口气，埋下头游过这道发出雷鸣般响声的水墙，重又来到朝海方向的耀眼夺目的阳光之下。

几分钟之后，他停了下来，踩着水搜寻着。他在左侧20码开外发现了目标。他的双眼紧盯着这件奇怪的飘浮物，身子一点点向它靠近，只有在它跌入向前涌来的波谷时他才会暂时失去目标。他感觉到海流在将他过分地拉向右侧，所以他调整了一下角度，增加了划水的节奏，但他小心地控制着频率，以免出现那种精疲力尽的危险征兆。过了一会儿，他伸出手，手指触到了一个表面圆滑的物体。

皮特冒着葬身海底之险得来的奖赏是一个圆筒形的物体。它几乎有两英尺长，直径8英寸，黄色外层是一种防水的塑料，两端印有“美国海军”的印刷体字样。这个圆筒很轻，不足6磅，然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浮在水中，所以皮特双臂将它紧紧抱住，身体放松下来，开始观察他目前这种离开了拍岸浪一段距离的危险处境。

他快速地扫视了一下海滩，寻找是否有人可能看见他下了水——一个至少可以通知有关当局并且提供帮助的目击者，然而绵延数英里的沙滩上从这一端到那一段空无一人。皮特没有花费功夫去查看海岸线后面的陡峭岩壁，盼望着有人在工作周之中来攀登岩壁简直是一种无望之举。

他漫不经心地思索着自己怎么会冒这种愚蠢至极、鲁莽蛮干的风险，但是这个神秘的黄色漂浮物为他提供了对付这种杂念的藉口，而且一旦他干了起来，他从未想过回头路。现在险像环生的大海将他牢牢地抓住，对他毫无仁慈，也不给他逃生的机会。

转念之间他考虑到要直线游回海岸，但这仅仅是一转念。马克·施皮茨可能会做到这一点，但是马克·施皮茨为此苦练了半辈子，而且皮特确信，像他自己这样每天抽上一整包香烟，每晚喝上几杯卡蒂·萨克牌子的威士忌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赢来所有那些奥运会游泳金牌的。皮特决心要集中精力，一定要在大自然拿手的游戏中将其击败。

现在海浪小了，海流的拉力也在减弱。皮特的脸上慢慢地露出一丝会意的微笑。他对付离岸流和裂流是个行家里手。他有着冲浪多年的经验，对于它们的一招一式都了如指掌。一个成年人可以从海岸的某一段被卷到海中，而与此同时，100码开外可能就有儿童在逐渐消失的浪花中嬉水，一点也查觉不到海流的拉力。离岸流这种经久不衰的力量是沿岸流穿过沿岸沙坝上被风暴冲出的狭窄低谷时形成的。涌来的海浪正是在这里改变方向流离海岸，时速常常快4英里。现在海流几乎加宽了一倍，皮特确信，他只能朝着平行于海岸线的方向游动，直到游出离岸流再在海滩的另外一处掉转方向。就连马克·施皮茨也会为他感到骄傲。

在远离碎波区，他唯一的担心就是鲨鱼的威胁。这种海洋中的杀人机器出现时并非总是露出划破水面的鱼鳍，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水下发起攻击而不引起人们的任何警觉。不戴潜水面罩，皮特无法知道这种撕皮裂肤的袭击来自何时何方。他只能盼望在成为鲨鱼的午餐之前摆脱海流进入安全区。他知道，鲨鱼很少冒险靠近海岸，因为强浪引起的漩涡会使沙子进入它们的鳃，只有饿极了的鲨鱼才会强忍着那种刺痛感来进上一次垂手可得的美餐。

现在不能再顾及保存体力了。他在水中拼命地游动着，那样子就好像全太平洋的鲨鱼都在后面追他。就是这样竭尽全力，他还是游了将近15分钟才第一次感觉到海浪轻轻地将他送向海滩。又过去了9次碎浪，但第10次碎浪卷住了那只富于浮力的圆筒，将皮特冲到离潮痕不到10英尺的位置。他的双膝刚刚触到沙底，他就像一个失事船只上的精疲力尽的水手那样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拖着那个浮筒一步一摆地走上海滩。紧接着，他满怀感激之情地倒在阳光晒暖的沙滩上，回首注视着大海。

“这次算是便宜了，”他喃喃低语道。其实他大可不必费这点气力，因为回答他的只有海浪那绵绵不绝的雷鸣声。大自然可能会扔回一块面包屑，但她绝没有情绪老是惦记着这件事。

皮特疲惫不堪地把注意力转到他身旁这个黄色圆筒上。他把塑料外层拆开，露出了一个铝制容器，容器的形状皮特从来也没有见过。它的侧面支撑着数根小金属棒，样子有些像微型铁轨，容器一端有一个带螺纹的盖子，他开始往下拧。螺纹之密，圈数之多真引起了他的好奇心。最后他终于把盖子拧了下来。里面除了几张纸卷以外，别无他物。他小

心翼翼地将纸卷取出，仔细看着这些字迹清晰、标有栏目的手写文件。

他读着读着，就觉得似乎有一只冷冰冰的手碰到了他的皮肤，尽管气温高达华氏90°，他的全身还是直起鸡皮疙瘩。他迅速地环视了一下四周，几乎想像出有一个魔鬼般的身影将一块冰冷刺骨的裹尸布包在他身上，招唤皮特跟他走。不过这里没有鬼影，只见几只矶鹬在潮湿的沙滩上啄食着，一只海燕在海风中翱翔。他不止一次地打算把目光从纸上移开，可是手稿的内容具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强烈得简直无法抗拒。这些文件的意义之大，惊得他目瞪口呆。

皮特坐在那里，茫然地凝视着太平洋的万顷碧波，足足过了10分钟他才读了这份文件的最后一句话。它的结尾是一个姓名：海军上将利·亨特。皮特非常缓慢地将文件轻轻地塞回到圆筒中，拧上盖子，小心翼翼地包上黄色的外层。

卡埃纳角似乎被笼罩在一种怪异吓人的沉默之中。使皮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碎浪仍然不断涌来，但是即使是浪涛破碎时发出的咆哮声也似乎变得无声无息了。他站起身，掸掉粘在湿漉漉的身体上的沙子，将圆筒夹在腋下，缓步离开那里。他来到他的席子旁，迅速将腋下的物体用席子卷上，然后转过身，沿着小路直奔与海滩平行的公路。

那辆鲜红色的福特科布拉运动型轿车像一条忠实的狗，孤独凄凉地蹲在公路上，等着它的主人回来。皮特没有耽搁片刻。他将圆筒扔到后座上，自己飞快地坐在了方向盘之后。他的双手摸着点火开关的钥匙。腹腔深处的奇异感觉和大脑中在过去的半小时中产生的混乱之感使他难于冷静地进行思索。

“你这个笨蛋！”他咕哝着。